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 第八回 逞富強西域開市 擅兵戈薊北賦詩

詞曰：末世爭強，只思量、窮兵黷武。哪裡管、國敝民疲，破缺爺。異域已填無限骨，何曾添得中原土？想舞乾、階下有苗平，今非古。秦祖龍，強如虎；漢武帝，英雄主。到頭來，卻與封疆無補。封禪築城千載計，一朝草木名同腐。願君王、端拱拱承平，登三五。——調寄《滿江紅》

話說裴矩具了勸開市的表文，次日早朝來奏。正值煬帝臨朝，百官賀畢。煬帝便問道：「前日西域守將，有文書報稱，外國人要與中國開市，汝等部中議的何如？」言未畢，只見班部中閃出一人，烏紗象簡，俯伏於地奏道：「臣有短表，冒瀆天聽。」煬帝定睛看時，卻是吏部侍郎裴矩。隨叫近侍接上表來，放於龍案前，展開細看。只見上寫著：

吏部侍郎臣裴矩，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，奉表於皇帝陛下：臣聞治國家以生財為本，御外國以樹德為先。天下有相通之貨利，古今無必絕之人情。故古帝王之於外國也，逆則討之以威，順則懷之以德。今西域外國，畏我中國之威，年年納款，歲歲來朝，其中心懾服久矣。今又欲與中國交市者，蓋仰聖明之化，面舒瞻戀之情；若拒而不允，是威足以震之，而德不足以綏之也。況開市之利有五：以中國羅緞帛，換海外珠玉異寶。其利一也。市一開，則彼此交利；彼此利，則情意必和；情意和，則邊疆永無烽火之虞。其利二也。近胡既伏，則外國必有梯山航海而至者，不以兵革而遠人向風。其利三也。交接既熟，漸誘其山川地理之圖，則秦皇、漢武之功，可徐奏也。其利四也。今天下富強，從古所無，再連遐荒絕域為一家，則真跨三皇、邁五帝，而名高後世矣。其利五也。伏望陛下大震乾斷，主持而力行之，則一歲所得，其利不下百萬，且保四境安如泰山；倘猶豫不決，坐失事機，恐阻絕人情，轉邀邊防之釁，有不可測度者矣。臣不勝待命之至！

煬帝覽畢，大喜道：「卿所陳五利，大有識見，具見謀國深心。但恐諸國別有詐謀。」裴矩道：「以中國之富強，兵精糧足，雖有詐謀，亦不足慮。只要得一機變慎重之人，專主其事。」煬帝道：「此事任大責重，非卿不可。」即批旨道：「著裴矩以原官住紮張掖等處，專主西域開市。綏近柔遠，務要宣揚德化。凡一應機權，許便直行事，不得潛開弊端。俟有功另行升賞。」裴矩才謝恩領旨，班部中又閃出一人，生得方面長髯，高顴大耳，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。俯伏奏道：「西域之市，有三不可開。裴矩書生，不通世變，反奏為五利，妄言誤國，乞聖明罷斥之。」煬帝看時，乃是兵部尚書段文振也。因問道：「開市有哪三不可？裴矩如何誤國？」段文振奏道：「西域開市，諸外國不過是珠玉犀象之物，寒不可衣，饑不可食，乃以中國綾綿帛與他交易，是以有用換無用。一不可也；張掖乃邊防重地，開市則必引入境內，外國狼子野心，其衷叵測，倘然有變，為禍不小，是貪利而召釁。二不可也。既開市通好，則彼實我主，來往必須迎送，驛地必須供給。彼皆絡繹不絕，郡縣百姓，奔走受害，寧有已時？是慕虛名而受實禍。三不可也。開市有三不可，而裴矩希圖富貴，妄言惑主，非誤國而何？」裴矩道：「段文振可斬也！以幣帛而換無價之寶，其利不啻百倍；而反以為無用，若以珠玉為無用，則金錢亦不可衣，亦不可食，亦將謂之無用耶？有文事者必有武備，外國雖叵測，焉能出中國之範圍？況古之帝王，俱以誠心待人，胡越一家，未聞以疑而拒絕之也。遠人來歸，驛地供給，所費有限，乃謂之疲民；必激其變，提百萬之兵，日費萬金徵之，然後謂之不疲耶？依段文振之論，是俗臣子專兵，不欲朝廷得利；是欲陛下為柔儒之主，而不願陛下為仁聖略之君也。」煬帝聞奏說道：「明明是利，反謂有害。段文振是何主意！」段文振道：「陛下享先帝承平之業，不曾親臨兵陣，不識邊防利害。若聽裴矩巧言，定然有社稷之憂。」煬帝拍案大怒道：「段文振欺朕不用兵，朕偏要開市，看社稷如何有憂！狂言謗君，本當重罪，姑念老臣不究。如有再諫者，斬！」段文振再欲奏時，煬帝早已氣昂昂轉身回宮矣。段文振歎一口氣道：「皇上不聽老臣之言，不十年江山瓦解矣。」怏怏出朝不題。

卻說裴矩領了旨意，滿心歡喜，回到私宅，先備一份厚禮，送與楊素，恐怕他出來攔阻。又辦禮去謝王忠。隨即收拾行禮，發牌起身，竟往西域而來。到了張掖，早有各鎮守將接住參見。裴矩遂傳聖旨說道：「皇上見汝等開市文書，甚言有利，遂命本部住紮張掖，專管其事。與外國交易，務要以賤換貴，以少易多，不得因而失利，取罪未便。」眾將俱打恭道：「謹領台旨。」裴矩遂一面出示，招集商人，採買緞帛；又一面於城上插起黃旗，上寫著：「奉旨開市」。又叫各鎮守將，打文書曉諭諸人；又起造許多館驛，屯住我易來人；又仰經過各郡縣地方，凡是外國之人，都要供給應付，不許怠慢。號令一出，不多時，各國人聞知，都帶了海外的寶物，到張掖來交易。真個利源一開，熙熙攘攘而來。中國的錦繡，堆積如山；海外的寶物，斗量車載。彼此互換，換了又來，來了又去。外國人續紛絡繹，不絕於道。裴矩與各鎮守將，就中侵漁，各得大利。只可憐經過的郡縣，送往迎來，無一時一刻得能寧息。小民疲敝，倉廩空虛，一年之中，糜費不下百萬。各郡縣支撐不過，都具文書到裴矩衙門來告匱。裴矩只得拿聖旨來推，哪裡管他死活。正是：

在廷誰最惡？獨有利臣凶。

只為一身計，教他萬姓空。

裴矩又將名馬犀象，及各樣奇珍異寶，不時差人貢進京來。又重以酒食款待諸人，細細訪問各國的山川形勢風俗，都畫成圖樣，共計四十四國，合成三卷，總名叫做《西域圖記》，並獻與煬帝。煬帝看了，滿心歡喜，與蕭後說道：「原來外國山川風景，亦如此秀美；不因開市，何以得知！段文振那廝，抵死阻攔，朕幾乎被他誤了。他又笑朕享太平基業，不知邊疆時事。朕欲親臨薊北，撫賞各國。一來可以覽域內山川之勝，二來可以察塞外風土之形，三來使天下知朕為英雄之主，四來又可以收回楊素的兵權。不知御妻以為何如？」蕭後道：「此意甚善！自古天子，原有巡狩之禮。後來庸君闇主，只圖在宮中安樂，故將此禮廢了。陛下肯復古行之，誠為盛典，有何不可！」煬帝大喜，遂決意要巡狩薊北。次日早朝，便宣諸大臣上殿說道：「朕聞古之聖帝明王，皆巡狩天下，親察民間疾苦。後江東諸主，但知傳脂粉，食玉衣錦，坐在深宮中受用，絕不與百姓相見，此與婦人女子何異？朕實恥之。今欲乘此承平富庶之時，親臨邊境，撫賞各夷，舉行三皇五帝聖事，卿等各衙門，可一面聚集兵馬，一面裝載輜重，待朕擇吉起行。」眾官齊奏道：「當今天下晏安，邊疆無事，陛下正宜垂裳宣化，何必親勞御駕，遠臨絕域巡狩？雖天子盛事，亦未免勞民傷財。望陛下三思！」煬帝不悅道：「為臣當致君堯舜，方是忠臣盛德之事。汝等不勸朕行，只愛惜小費，卻叫朕學那些不知世務的皇帝，是何道理！再敢強諫，定加重罪！」

眾臣無言可答，喏喏而退。各該行衙門，心下恍惚不安，只得私自來請問楊素。不想楊素此時沉酣酒色，朝政毫不在心。眾官來問，他只推有病不見。眾官無奈，只得下教場點齊人馬，收拾糧草，準備煬帝巡狩。煬帝又傳旨道：「旗幟器械，俱要精整齊；飲食供應，俱要豐美隆盛，不許一事苟簡。」百官奉旨，照常措辦，所費已不計其數。怎奈朝廷家忠臣少，佞臣多，君王稍好奢侈，便有一班獻媚之臣出來，求新立異的迎合上意。當日煬帝傳旨未畢，早有內使舍人封德彝奏道：「薊北一路，皆沙漠之地，崩頽傾圮。天子乘輿，如何可行？必須先著各郡縣開成御道，金輿玉輦，方得安然前進。」煬帝大喜，遂傳旨該部，行文各經過郡縣，一路都要填成御道，不盡力者斬。聖旨一下，誰敢不遵！這條路從京城，由雁門、榆林、雲中、金河，直填到薊北，足填有三千餘里遠近，也不知費了民間多少錢糧！御道一完，兵部侍郎宇文愷又奏道：「御道雖已開成，只恐前途無離宮別館，一路上山城草縣，聖駕何以駐蹕？以臣愚見：須造一座觀風行殿，其大可容五七百人，四圍俱用錦繡珠玉裝成，下邊用車輪為碇，欲行則行，欲止則止，方可壯上國之威儀，顯天朝之尊貴。又可令從行妃女，處於殿中，分別內外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非卿妙才，無此異想。」就傳旨著宇文愷同封德彝連夜督造。

不旬月，宮帳車馬及各色器物，俱打點齊整。煬帝一面擇吉發駕，蕭後一面排宴送行。時當八月初旬，天氣涼爽，煬帝別了蕭後，留一半文武同楊素守國，帶領了一半文武官員望榆林進發。一時海內富庶，百物豐美，宮帳器皿，皆極其奢侈。隨行軍士，計

五十餘萬；軍中車馬，計十萬餘匹。輜重糧草，陸續於道，千里不絕。一路上龍旗蔽日，鳳蓋遮天，宸車似水，御馬如蛟。真個天子的威儀，比眾不同。但見：

帝座臨黃道，天皇出紫微。
半空雷擊鼓，千里電翻旗。
草木橫生色，山川燦有輝。
殿移雙風度，輦過六龍飛。
萬乘趨前後，三台聽指揮。
貂■圍禁侍，錦繡簇宮妃。
雄震天威遠，驕嘶御馬肥。
雲屯迷日月，塵起灑珠璣。
雲夢九重出，瑤池八駿歸。
辰迎天子躡，門壓侍臣衣。
聖主百靈助，將軍八面威。
天兵潮水湧，玉食泰山圍。
令出神畢奉，師行天不違。
陣雲橫太極，碧月照宸幃。
漢武何須慕，秦皇不足希。
富強巡狩者，屈指古今稀。

煬帝見車從炫赫，金鼓喧闐，連營有數百里遠近。晚間燈火接聯，登高一望，就像天上列星一般。煬帝十分得志，到一處，便召群臣覽山川之勝，飲酒賦詩取樂。一日行不上二三十里。若遇山川有形之處，便幾日不行，郡縣貢獻的方物飲食，堆山塞海而來。一日，車駕將至金河，忽大風陡作，沙塵撲面。煬帝忙避入行殿中，令眾妃妾圍繞他在中間飲酒。無奈北風甚大，沙灰頗多，穿簾入幕，滿殿飛來。不多時，將眾妃妾的青絲綠鬢上，都一層層堆起黃云。煬帝看了，甚是不喜。忙喚群臣商議。只見內史侍郎虞世基奏道：「宇文愷既可為行殿，獨不能造行城乎？陛下何不仍令宇文愷監造一座行城。周圍要一千步，其高十丈。中開四門，以布衣板木為骨，外面飾以錦繡，下面亦用車輪，令軍士御之，可行可止。不但能避風沙，外國望之，實足以壯天朝之威武也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卿真有權變之才。」隨命宇文愷連夜監督有司製造。真個是國家有倒山之力，不數日，早已造成一座行城。那行城的華麗，真個古今所無。但見：

白玉聊為石砌，黃金散作磚封。紫光赤氣一重重，橫鎖四條。行過泰山搖撼，平臨瑞靄恹恹。不知高處幾千弓，但見：北斗向城低控。

行城外面，都令御林軍雜引牛馬駕御而行；城裡邊盡叫太監守宿。旌旗密布，弓弩全施，四門上有四座城樓皆設鼓角。城門隨時啟閉，就如皇城一般。文武百官，非奉旨召不許擅入。煬帝登城四望，喜不自勝。因召虞世基、宇文愷、封德彝登樓賜宴。宴畢，各賜黃金彩緞，盡歡而罷。煬帝自有此城，又搭起一架幔天帳，任外邊風沙滿肋，而城中纖塵不入。煬帝滿心暢快。不旬月，早出了榆林北境，東達於薊州地方。此外皆外國出沒之鄉，各國朝貢之所。煬帝駕到，早有裴矩帶領了各邊守將前來朝賀不題。

且說這西域外直北上一國，叫做突利可汗染於。開皇年間，曾來納貢求婚，文帝喜他忠誠，遂將宗女義安公主嫁他。後突利可汗與雍閭有隙爭戰，失了巢穴，兵敗來歸。文帝就改封他做突厥啟民可汗。又於朔方築一座大利城與他居住，後雍閭閔死了，啟民依舊奪取其地，十分強盛。今聞得煬帝駕幸榆林，他因感文帝之恩，遂同義安公主帶了許多奇珍異寶前來朝見。煬帝聞知此信，遂暗暗傳旨，令眾將官俱要弓上弦、刀出鞘，盔甲鮮明，旗幡招展，明日引啟民朝見。眾將領旨。遂將五十萬甲士，按二十八宿，分列作二十八座營盤，周圍環繞，中間現出一座行城，就如紫微垣一般。軍容整肅，號令嚴明。真個是：

勒燕千載烈，款塞一時功。
試以軍威較，無如此日雄。

次日煬帝設朝行殿，令大開各營。著通夷郎將帶領突厥啟民朝見。啟民同公主、各部落頭目到了營前，望見中國兵威赫赫，中間又擁出一座城池，四門大開，樓櫓悉備，盡皆大驚失色，吐舌相視，說道：「此非兵將，乃天神也！何以強盛若此！」慌馬下馬，步入行城。到了行殿，皆匍伏而進，拜於階下。煬帝傳旨平身。便問道：「先帝尚主之義，築城之恩，猶能記憶否？」啟民奏道：「臣雖外國，不敢悖德。承聖駕北巡，同公主敬陳微物，聊表臣伏之心。」遂將土產的貂鼠、銀鼠、白翎雀、早金花、青囊花、花羊角、沙雞並名馬寶刀，各色珠寶物件，一一獻上。煬帝命近侍收了。隨宣義安公主上殿賜坐，啟民也賜坐階下。又問道：「中國這等兵威，汝等服否？」啟民道：「天威震懾，從古所無；塞外之人，焉敢不服！」煬帝大喜道：「以此兵威，直空塞外，亦有何難；但念貢獻懇懇，並和親之義，有不忍耳！」啟民道：「外國亦念先帝之恩，不敢負也！」煬帝道：「汝國有兵幾何？」啟民道：「若論老幼之兵，遍地皆是；其精壯者，亦不過百萬多耳！安能比天朝之盛？」煬帝道：「今帶來兵將幾何？」啟民道：「走馬來朝，若帶領甲兵，恐陛下疑忌，隨行只有各部落頭目上千人耳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汝忠臣也！」遂傳旨罷朝，另日俱召賜宴。啟民與公主謝恩退出。煬帝隨宣群臣商議道：「明日賜宴，啟民有數千人，使他露坐，殊失中國體面；若要造屋，如何有這等寬闊？亦倉促不及也。封德彝奏道：「此事易處，只消將綾錦緞匹制一大帳，又寬闊可坐，又頃刻可辦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卿言有理。」遂命制帳排宴不題。

卻說這沙漠一帶地方，接連西域，有百十餘國，也不分大小，但以強為尊。強國所為，各國便都依順。此時唯啟民最強，各國見啟民來朝，也都收拾些寶物，紛紛來貢獻。不數日，早有室韋、■、休邑、女直、龜茲、伊吾、高昌、蘇門答刺、撒馬兒罕、波斯等處，共計二十餘國，皆一時來朝貢方物。煬帝受朝過，俱召賜宴。這日煬帝親臨帳中，宣各國可汗以次進帳賜坐。唯高昌，文帝時亦曾以華陽公主賞他，與啟民同在和親之列，遂賜坐在前面。其餘各國，俱照大小坐在下面。各部落又列坐在下面。煬帝卻在上面，又金圍玉繞的另設一殿而坐，文官皆是公服緊隨左右，武將都全裝皮掛，燕翅般排在兩邊。各營將士，俱弓鳴劍響，團團的環繞在帳外。須臾之間，御酒分行，宸樂遞奏。這一日，真個是：

禮樂會刀兵，王風雜伯行。
中外同燕喜，胡越不相驚。
玉帛爭舒赤，梯航遠貢誠。
不須乾羽舞，早已萬方平。

外國人見中國兵甲之勝，十分畏服；又見筵宴整齊、款待懇懇，又滿心歡喜。暢飲了半晌，煬帝又傳旨道：「各國遠朝，其心可嘉。今日華夷一統，賜宴不必拘禮，務要盡歡，無負朕款夷之意。」外國人聞旨，齊聲皆呼「萬歲」。又飲了半日，只見蘇門答刺才走出位來，俯伏在地，獻上一個鵝，奉酒為壽。那鵝形高七寸，能解人言，乃是西域中的異寶。煬帝受了，滿飲三觥。蘇門答刺才下去。于闐又俯伏於地，獻方圓二美玉，奉酒為壽。那美玉徑長五寸，光可鑿發。圓者叫做龍玉，放在水中，則虹霓散見，頃刻而雨；方者叫做虎玉，若以虎毛拂之，則紫光迸出，百獸懼伏。煬帝大喜，也受了，滿飲三觥，于闐才下去。又有那吐火羅、蘇色匿，各國俱紛紛貢獻方物為壽。煬帝因國人跪拜，貢獻不絕，滿心暢快，盡情痛飲。眉宇之間，不覺洋洋得意，乘了酒興，看了左右文武，笑說道：「朕為天子，中國富強，而各國向化，即古之三皇五帝，何以過此？」遂命取御筆，親賦一詩，以志其盛。云：

呼韓稽顙至，屠耆接踵來。

何如漢天子，空上單于台。

賦罷，百官皆呼萬歲。煬帝又命近侍將御詩傳示各國，俱賜酒三杯。眾人飲罷，一齊起身謝宴。煬帝又叫各該部，將金銀綾錦
緞匹等物，照次序賞賜各國及各部落頭目。這一賞賜，何止去了幾百萬的金銀緞絹！分賜完，外國人方才謝恩而去。正是：

朔方玉帛能來幾？天下脂膏已半空。

聖主不須爭遠略，秦皇漢武亦何功。